

Lingnan University

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

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

考功集 (畢業論文選粹)

2021

野. 城

Tsz King YEU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chi_diss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楊芷瓊 (2021)。野. 城。輯於嶺南大學中文系 (編)，《考功集2020-2021：畢業論文選粹》。香港：嶺南大學中文系。

This 寫作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考功集 (畢業論文選粹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Dissertations from all year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〈野・城〉

學生：楊芷瓊

指導老師：龔浩敏老師

嶺南大學 2020-2021 年度指導論文

提要

都市還是大自然才是理想居住地？

這是一個迷失於城裡的男孩渴求慰藉的故事。

剛升中學的丁偉文成績倒退，遭父母的不解、同學排斥。內心孤獨的他對日常生活感到苦悶。這時，他發現自己可以和一隻麻雀溝通，牠比身邊的人更了解自己。

既然身邊沒有人明白自己，倒不如離開城市吧——一次衝動的離家出走，獨自前往森林。與猴子對峙、暴雨襲來，當大自然裡的危機逐漸浮現，丁偉文對自然的幻想破滅了嗎？這次旅程數次遇上那隻麻雀，協助、分享、吵架、鄙夷，他與那隻麻雀是敵是友？而人和自然最理想的關係究竟是怎樣？是疏離、相敬如賓、親密還是崇拜？

即將展開的自然探索，更是成長路上自我了解的冒險之旅。

目錄

導言	
構思緣起	02
資料搜集	02-03
困難與沉澱	04-05
角色設計	05
故事情節	05-06
章節一	08
章節二	12
章節三	18

導言

構思緣起

這看似是次自然書寫。但仔細一想，我想書寫的終究是城市與城中的人。當離開鬧市，奔往大自然之中，我們或能抽離一點，回看這個城，城中的人。

這個城市是特別的。香港有四分之三是鄉郊地區，綠帶地區觸手可及，可能在家裡打開窗戶，便能飽覽一片綠油油的山景。繁華璀璨的背後，仍有一個美麗的后花園正靜靜守候著。然而，任何一個城市都躲不過發展的進程。發展與保育之間的掙扎看似一個永恆具爭議的論題。我可以為此做些什麼？就算無法停止時代巨輪推進，無法挽回挖土機的開墾，我仍想透過這次創作令人們在爭論之前，先停下來看看這個地方的昆蟲、動物、土地和人們，再思考這個命題。

大自然對人類來說是什麼？小說構想於疫情之時。大家不能旅遊，亦厭倦城市的喧鬧時，大自然便變成了「新的」景點，成為一種舒壓的心靈寄託。然而，遊客湧往郊區，留下大批垃圾，造成生態破壞。讓我印象深刻的塔門的新聞——沙漠化的問題。有遊人餵牛，亦有的驅趕牛隻離開。¹當鄉郊地區再一次受大家注目時，這是件好事嗎？

資料搜集

起初，我閱讀很多以香港為本的大自然專著，像是劉克襄《四分之三在香港》、葉曉文的《尋牠》、《尋花》、葉靈鳳《香港方物志》等等。我認識更多香港生僻的山徑路線及不同的動植物種類。這些著作不只是工具書，更抱著一種人文關懷。以《四分之三在香港》為例，作者細膩描寫鄉村的風土人情，提及風水林：「城市的現代化再怎樣發達，失去小歷史，還是難掩其單薄。」²說明人類與自然可以融洽相處的。

我亦看了一些自然書寫的小說。例如三浦紫苑《哪啊哪啊～神去村》，淳樸鄉民對自然抱著尊敬的態度：「不可以把山上的動物帶到人類居住的地方，山是山，人類是人類。」³讓我思考動物與人類相處模式是什麼，本篇小說加入了麻雀一角，探究住在都市的動物怎樣與人類共處。又像是吳明益《複眼人》使我了解文學作品可以這樣深刻描寫生物的。蝴蝶飛往海洋看似「集體式自殺」，人類看來沒價值的行為便要否定？這對蝴蝶來說，或是崇高的儀式，潛藏在蝶的習性

¹ 〈遊人踐躡「草島」 塔門牛食包吞袋 義工送草〉，《明報》，2021年2月14日

² 劉克襄：《四分之三在香港，行山。穿村。遇見風水林》（台北：遠流出版，2014年，頁39）

³ 三浦紫苑《哪啊哪啊～神去村》（台北：新經典文化，2011年，頁125）

裡。動物的自然行為未必需要人類價值觀的介入。我亦加入麻雀的鳥性於情節之中。

自然書寫最重要是行動力。大自然風光不能憑空想像、創作，必須親身感受過。於是這年來我常常遠足，觀察香港的山景。我感受到雖然山谷是沉默的，卻具生命力。它孕育著山林裡的昆蟲、動物。當我遠足時，我便和這些動物共享這一片山森。這些風景與感受亦寫進小說裡，為香港自然的面貌作一點紀錄。

儘管這是自然書寫的小說，但我渴望它亦是一本成長小說。楊·馬泰爾 (Yann Martel)《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》這本書影響我甚多。少年在漂流中生存的過程啟發我。青少年的好奇、迷茫、期待反覆的出現。探索自我更是重要的命題。小時候，我們都以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，所有人圍著我們，所有東西都是屬於自己的，事情以我們期待的方式出現。直至生命給予我們不同的課題。跌撞中學懂分享、明白自己的渺小。這是一個漫長的自我認知過程。這篇小說也不例外。主角闖入山野，也是一趟成長之旅。

困難與沉澱

初期，我對大自然有著絕對的想法，認為人類是萬惡的，皆因我們犧牲生態來滿足發展。得蒙龔老師提醒了我想法的多元，鼓勵我多閱讀不同體裁的讀物，像是新聞、紀錄片、書籍等。從中發掘更多的可能性。像是大自然不完然是絕對的好，它亦存在險惡。又像是現代人是都市的產物，也是從大自然延伸出來的物種，我們如何介定自己屬於自然還是都市？二者之間在拉扯，亦在相融。人類的善惡不會有一條明顯的界線，大自然的好壞亦然。重要的是時刻提醒自己抱著一種謙虛態度看世間萬物。如同世界兼容不同物種般。

我從一開始便想以一個青年出發——童眼看世界。主人公是一個小孩子，童真的角度觀望四周。成年人看待許多事情有既定印象，不易改變，也不會輕易發問，對世界的好奇不如小朋友的多。故此，我想小說以小孩作視點，跟著他一起重新探索世界，審視自以為已經懂得的事情。

然而，丁偉文的歲數一直是我所思考的。我理想中的他是有能力理解事物，同時仍有童心的。行文時不能用太艱澀之字眼，時刻想及這會是初中生說的話嗎，否則有脫離現實之意味，看來不合情理。此外，創作初期我時常與剛上中學的堂表弟聊天，觀察他的用字，了解他的興趣，以他為丁偉文的雛本。剛升上中學的青少年，踏入另一個階段，我想像他腦海想著什麼，有著怎樣的思維模式。

角色設計

丁偉文對於學校和家裡的一切的事情興味索然。因此從他的視角觀望世界時，一切都是蒼白的，別人的面孔都是模糊的。以人物的對話為例，我盡量省卻所有情緒的詞語。對他來說，這都不是他關心的。他又怎會留意身邊的人的情緒呢？這些對話只聽進耳朵裡，卻未曾消化。相反，他熱愛自然。五官在山野裡變得敏銳，他傾聽著許多聲音，亦細心凝望山森裡的一切。山谷裡的情節變得仔細。

他是個壓抑的男孩子，許多苦悶沒有說出來，又覺得沒人明白他。投奔山林像是一個出口。他是個城市中生活的孩子，因著一股初生之犢的無畏，第一次離家到充滿了未知的地方，釋放心中的鬱悶。但是想逃離城市的他，心深處仍舊依賴著城市裡的一切，像是他想泡一個熱水澡，亦在一張混凝土椅子休息著。他和都市的關係像是斷不開的。

丁偉文具有聽懂動物語言的超能力。這看似魔幻，但我的理解是原本所有人都具備的。但一般人早已失去這種與動物的連接。而丁偉文對大自然有澎湃的熱情。在他世界裡，所有物種都是平等而可共同居住的，對動物的同理心讓他擁有這個「超能力」。

麻雀（名米粒雀）在故事中時常出現。麻雀是香港常見品種。它跟隨人類遷進城市去，常見於城市之中，不怕人，適應力十分強。都市裡的動物與大自然是一種連繫，亦和人類連結著。⁴牠彷彿是都市一部分，吃進人類的食物，住在建築物之中。其實大自然與人類相距不遠，麻雀便是個好例子。

這次旅途看似孤獨而充滿恐懼的。但是米粒雀的出現，讓丁偉文有一個旅伴，陪伴在側，讓丁偉文的不安感降低。他們也有衝突，終有一天會分離，但陪伴是實在且緊要的。人生旅途中，陪伴我們的「米粒雀」也許是兄弟姊妹、師長、朋友……一同分享喜悅，分擔不安。而這隻「米粒雀」也可以是自己。孤獨感也許永遠也無法排遣，但是我們也能獨自一人面對，好好與它共處。

故事情節

故事以非線性敘事，分成了三個章節。丁偉文一人踏入山林，與其說是探險，不如說是個人成長的探路。前往郊野時，他遇上一直陪伴在側的鳥兒，回想他能夠聽見這隻鳥兒的話。從丁偉文和米粒雀對話中揭示了丁偉文在學校裡不適應，成績不理想，與人難以融洽相處。他發現自己在環境中的不合群，萌生了

⁴ 葉曉文：《尋牠：香港野外動物手札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局，2017年）

想逃離的念頭。大自然對於丁偉文來說是一種逃避，亦是一種對家的投射，甫踏進山野的他興奮不已。

第二節描述他嘗試在城市裡的大自然中得到拯救，於是逃往學校的後山，認為那是他的歸屬，盡情徜徉。然而，但是一場大雨展示了大自然對他的無情，自然不如他所想的美好。這次的逃離是失敗的。丁偉文受到嚴厲的訓斥和懲罰。可是壓迫沒有解決，丁偉文壓抑得更深，為第二次走往山林之中埋下伏線。

丁偉文回想離家出去的原因——忍受不了母親的催谷。丁偉文從未嘗試一人出外，是次更是前往森林之中。這次的逃走是衝動的。都市裡的森林看似已發展，但仍潛藏許多危險。而丁偉文沒有思考太多，當面對猴子的攻擊、狂風暴雨時，幸而得到米粒雀的幫忙。但這時他對山野美好的想像漸漸動搖。

第三節描寫丁偉文與米粒雀對話，發現牠早已適應都市。深夜一人時，早上時享受的安靜變成不安的靜謐。這時他瞭然大自然有著許多潛藏的危機，甚至這些危險或許就在身邊而不自知。這些由丁偉文描述的危險，既像是真實存在的，又似是想像出來。

最後離開山林，與米粒雀分手，回歸城市之際，丁偉文懵懂知道大自然大概是怎樣一回事。這次旅程他只能獨自一人解決危機，感受到自然的無情，迫使他急速自立，他對大自然的想像徹底破滅了嗎？他回家以後是否意味問題能夠解決？

人類怎麼只有雙腿，沒有雙翼呢？

走到海濱公園長廊，我站在欄杆，蔚藍的海，駛過的船，遠處的高樓都在眼前。「啊！——」我向著它們大叫，有誰給我一個回應？沒有，海沒有說話，船沒有說話，高樓沒有說話。

「為什麼海水是藍色的？為什麼會有海浪？那些船在運著什麼？那些船要去哪裡？」爸爸在的話，定能給我一個答案。然後媽媽的聲音便會響起，總催促我們：「不要再問了，趕快離開吧，天要黑了！」

「為什麼太陽會下山？」我再追問。

「因為……」

「媽媽答！」

「爸爸在說著，別打斷他。」

那是許久以前的事情了。

我低著頭，咬著牙，走在冷清的街道上，會不會突然出現兩個比我高大的男人攔截我？早上六點了，暖洋洋的被窩，軟綿綿的床褥，精彩的睡夢，呼呼大睡，平時的我正享受得很。這時候我卻在這裡。此刻，我不知道我應該要去哪裡……

但我不會回去的！

雀鳥拍翅膀的聲音清脆落入我的耳朵裡。如果我是一隻小鳥便好了，我可以拍一拍翅膀，便飛進叢林裡，不需要靠誰，不費吹灰之力。

「呵，奇怪的人類，常常為自己徒添煩惱，真不知有什麼好困惑的。小孩，快快回家吧。」

「你在跟我說嗎？」

「你在學校問過一樣的問題了。」

在學校裡，坐在我旁邊的是頂著綠色頭髮的同學。比我大，比我高。永遠安靜地坐我旁邊。我們便這樣靜靜坐在一塊。隨別的同学在吵鬧，誰也打斷不了我們。它好像很喜歡我，手臀伸往我的方向，一天比一天熱情。

大樹的鄰坐是鳥兒們。其中一隻是麻雀，肚子鼓鼓的，時刻吃飽了似的。而且牠的嘴巴有一點白色的，像是唇上不小心黏著米粒。米粒雀……時常在俯瞰大

地，有沒有牠可以吃的，肥肥的身軀不是騙回來的。

我看得出神之際，聽見了一把聲音。我止住呼吸，瞪大了眼，那把聲音是從米粒雀那裡傳來。由聲音轉成語言，我能夠聽明白那句。

「你看到我的同伴嗎？」

「你是在和我說話嗎？」我驚訝得還沒意識過來。

「對。」牠的聲音像在喉嚨擠壓出來的，卻不難聽，像小朋友在說話。

前座的溫家晴轉頭望我，一臉訝異：「沒有，我沒有說什麼。」

我急忙點頭，佯裝是跟她說的：「好吧。」我不想讓別人以為我是傻的。豈會跟一隻鳥兒聊天。只是我著實聽見牠說的話。

然後牠拋下一句：「專心點吧。」警告了我便拍翼飛走。

悠然的鐘聲回響，米粒雀留下一條羽毛，有意無意搔癢我，牠的聲音尖尖的，那句話隨著鐘聲的尾調一直盤踞我的心。

眼前的雀嘴角也沾了一點白……是你嗎！米粒雀！

「米粒雀！」

「米粒雀？是個名字嗎？我的名字嗎？」

「因為你嘴角像沾了一粒米，對了，你知道我在想什麼？」

「當然知道。動物的本領比你想像中多。」

牠清澈的瞳孔凝視我，好像望著獵物般。我亦挺起胸膛，瞪大雙眼看著牠。

「你想去哪裡？」米粒雀拍了拍翼，像有些得意地展示牠潔白的雙翼。

「我想去大自然，不用學著無聊的東西，盡情玩。」

「那裡不盡是好玩呢。」米粒雀忽然飛遠。

但起碼比這個二十四小時吵鬧不斷的地方來得好吧。

「偉文在班上比較安靜，希望他可以多在課堂發言意見，與同學聊天。」

「他比較怕羞。」

「之前在小學也是這樣嗎？」

「也不是，他和班上不少同學能當朋友。」

「看來他升上中學，可能仍未適應這裡的環境，成績也未如理想呢……」

我不明白為什麼家長日要把孩子也帶出門，這不是給家長的嗎？看著陳老師和媽媽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說了許多話，但我不太記得她們說了什麼。陳老師移著

尺子，成績單的每一項分數都無法躲避尺子的追趕。這個週末的郊外遊取消了，不能出發了。我輕輕放把地圖和指南針放回抽屜裡。抽屜是個宇宙，吸走它們，使我後來好幾個月都拿不回。

「你這次默書不合格，你要多花時間溫習才會進步。我們決定這個月的週末都不遠足了，這樣你便可以專心讀書，追回成績。」

不管了！我真的踏進山裡了！

終於消失的吵鬧聲、車聲、裝潢聲，太好了！那些追債般追著我的噪音一下子靜音了，它們不會在耳朵裡吵鬧。安靜的四周，只聽見鳥聲，看來不只是一隻，高高低低的音符連綿不斷。風呼呼的吹過，拍打著我，提醒我它的存在。我聽見自己的腳步聲。踏著落葉，發出索索聲。還有心跳聲，怦怦怦，跳得很快，好像比起玩過山車還要快。

空氣都是好聞的，草木的氣味是誘人的，就像熱烘烘的薯條，餐蛋麵，洋蔥牛肉飯。可是吃飽之後，樹木的味道仍是美好的。香氣撲鼻。樹木站得筆直，列隊歡迎著我。它們一點也不嚴肅，分明向我招手，跳著舞。我摸了摸白色的樹幹，粗糙的質感並不好摸，像受傷留下的疤痕，深深淺淺，會痛嗎？痛吧。我給它一個擁抱。我的雙手僅僅好抱到它。我偷偷把我的秘密告訴給它聽，我知道大樹不會取笑我，亦不會把我的秘密告訴給別人聽。我只想把秘密說給它，我只可以把秘密說給它。

或許你可以說給另一個人聽，但請他不要取笑我。

眼前的另一棵樹蛀了一個大洞。我想成為一個樹木醫生，把樹木的病治好。每一棵樹都可以茁壯成長，根部不再扭在一塊，樹幹沒有傷口，樹枝一直長到天空那麼高，到雲層裡，到太陽裡，到宇宙去。但是它們這麼高，我要怎樣替它們診病呢？我需要和它們一樣高嗎？

忽然，眼前出現了岔路。左邊的樓梯長得可以，像一條只看見身體的蛇，蛇腰左右扭動。我選擇往右邊走，路上的草都像被行人踐踏了許多遍，成了路。既然可以抄小徑，為何不選擇一條快些的路？

「呀！——」我忍不住向數分鐘前的自己發怒。怎會走了一條難走的路？左右的草叢雜生，一些長長的草刺在半路，有時候把路也遮擋住了。沙石佈滿腳下。每一步都要用力踏在地下，否則下一步便會跌倒了。

「爸爸你帶頭！」

「好，跟我走，踏在石塊上，不會那麼易滑倒。」

我想抓緊這些叮嚀，就像此時用力捉著旁邊的大樹，指甲抓得發白。

二

我想像爸爸會踏過哪些石塊，我跟著他踩著一樣的路。我只能謹慎地踏著一塊又一塊的石頭，緩緩向前邁進。

「偉文，你要不要喝口水呀？」

「不用！繼續走吧！」

「小心一點，跟著我。」

我大口大口喝著水。我只帶來一瓶水，已經喝掉一半了。那天的雨落在水壺裡便好了。

雨絲紛飛，輕輕的落在人的肩上，不輕易被人察覺，不過是裝在天空的空調漏水而已。雨聲都被同學的聊天聲、吵鬧聲活活掩蓋了，人類怎麼樣能發出如此巨大的聲響，像是波浪，在耳朵裡翻滾，你追我逐。這時我渴望聲鐘的來臨，巨人佇立，手掌輕輕一按，止住了浪頭。唉呀，但巨人也會用他肥厚的手掌推我往補習社的門口去。每天如是，是誰發明這樣可惡的東西？

「丁偉文，為什麼你常常發呆？」馮俊筠第一次與我說話。

「我在看鳥兒。」我很認真回答他。

「他是怪人來，不要跟他說話，會被他傳染的。」

「怪人？」

「是呀，他常常望窗外，不知道有什麼好看的。」

「總比你好看。」

我不明白張麗莎為什麼在我背後偷偷說壞話。她的聲音很尖，像夏天的鶉。她用雙大大的眼睛睥睨我一下，哼了一聲，做了個鬼臉。

我說的是實話。常綠的大樹，他們好像都喜歡我，三頭六臂，都伸得遠遠的。它們把手指撐開，讓陽光一點一點照射下來。樹蔭乘涼，世上怎會有如此舒服的事情啊！卻怎會有上學這樣無聊的事情！所以去洗手間是藉口，午休跑到學校後門是正事。這個門口爬滿了藤蔓，只剩下半個洞口，小孩子還是有小孩子的好處。那裡是成人爬不出去的。

後山是我獨佔的基地，這裡像一把對的鑰匙，打開一道門，門後色彩繽紛，等待著我。他們不會發現這裡的。老師忙著把測驗派給同學，收回功課來批改，鞋子咯咯咯敲亮了課室的每一寸。然後咯咯咯離開課室。同學忙著低頭寫那些功課，背著課本，和用我聽不見的聲量聊天，笑聲卻大得蓋過這個學校。哈哈哈哈哈……當我走近，他們走開。忙著小聲說，大聲笑，他們不會

發現這裡的。

微風輕輕掃著我的心，一陣陣的花香飄來。我躺在草皮上，打了呵欠，眼角流下分泌出來的淚水。忽然，一隻麻雀不怕人類似的靠近我，是那隻能和我說話的米粒雀。

「你怎麼不在那大盒子裡？」牠在滾著樹底下的沙，像一場輕微的沙塵暴上演於眼前。

「我不知道上課在幹嘛。」我第一次向一隻鳥坦承我的感受，有些奇怪的感覺在心頭。

「我也看不懂人類在幹嘛。走路比我們還要快，眼前沒有食物，不知道在爭趕些什麼。」

「對。」

「你呢？你不要爭著嗎？」

「我沒有興趣。」我閉上眼，漸漸睡去。

牠突然大叫起來：「不好了。」急忙拍翼飛走。

幾秒以後，滴，滴，滴答——我感覺我的臉有點癢，睜開眼時，灰濛濛的天空，大雨傾瀉在我身上。大樹也承受不了這場雨，把雨水潑在我的臉孔、校服、襪子、身體、腦袋上。雨勢沒有變輕的跡象。我用手擋去眉頭的雨水，瞧瞧天空，那塊烏雲好像要墮下來了，把我壓倒。我跑回學校，躲到操場的一角。不能坐，只能站於某條柱子後，不被別人發現。

地上的水窪越來越大。那些帶著烏黑色的水珠，不留情地飛來，滑過我的臉，一滴又一滴。我擰著身上的校服。這時候沒有吹風筒，沒有新校服，只有濕漉漉的雙手，身體變得越來越重。

雨水擦去事物該有的色彩，一切都變成灰色的。有些沒帶雨傘的，像我那樣狼狽，跑跑走走。帶了雨傘的，像王者的姿態走路。看了看，又不對，他們的鞋子和我一樣濕透了。這場雨還要下許久？

我站在那裡，像做錯了事般被罰站。

「同學，你站在這裡幹什麼？為什麼全身都濕透了？你是哪一班的呀？」打掃的校工阿姨發現了我，一口氣問我許多問題。她瞪大了眼，這是她第一次打掃時發現一個全身濕淋淋的學生嗎？這是我第一次全身濕淋淋的並被陌生人發現。

姨姨給我一套校服更換，那套衫包裹了我整個人，帶著暖意。原來手指已經皺起來，腳踝癢癢的。回到課室，所有人都望向了。班主任陳老師生氣得急步走到我面前，陳老師插腰盯著我。

「丁偉文！你走到哪裡去？你這樣失蹤很大件事的，你知不知道！」

「我已經通知你家長，好好談一談。」

「如果不是校工發現你的話，你是不是打算一直玩失蹤？」

這場雨下了許久，世界的色彩沒有回復過來。不知道那裡會不會因為這場雨而改變。母親從遠處急步走過來，影子慢慢有了輪廓，我才看見媽媽的頭髮飛起來似的，臉是紅色的。

「丁偉文，你什麼時候變得這樣頑皮，不聽書還跑了出去！」

「我不想留在課室裡。」

「你是個學生，學生就要留在課室裡學習。」

課室裡，我變成了焦點人物。不管是老師還是同學，時不時向我投來目光，有的好奇我下一秒會不會又失蹤，有的像笑著我上次被發現的失敗。有的看似熱切，害怕我在他眼底下消失。放學後，媽媽都接管我去不同的補習地方去。星期一至三往補習社。星期四往跆拳道館，星期五去學小提琴。週末，我將要學游水和英文拼音。

媽媽洗碗時，我向她問：「我們下星期去城門水塘，好嗎？」

「你還在觀察期，不批准。還有，你以前不是跟爸爸去過了嗎？」

「那已經是很久的事情了。而且不是說好英文默書合格就可以嗎？75分，我已經合格有多，為什麼還是不可以去呢？」

「好吧，我再考慮一下。」

我想這算是答應了吧？我把遠足的背包收集好，用力盯著月曆，或許轉眼間我已經在山森之中了。

那天的雨水都蒸發了，我水樽裡只剩下半杯水。當我未來得及擔憂水不夠喝時，眼前出現另一個情況。一群猴子包圍著我。牠們正在出來覓食。大聲叫囂，不容許我向前邁進一步。這裡是牠們的，牠們看來並不和善，擋去我的前路，兇狠得下一秒就要把我分來吃掉。牠們的牙齒很尖，一下子就能刺穿我。

我雙腿忍不住震抖，心快要爆炸般跳出來。我用力抓著褲子。牠們的眼睛倒影

著我，我的眼睛倒影著牠們。牠們的叫喊沒有停止，好像要穿透這個山頭，把其他的猴子都叫來這裡。我也想吶喊，但不會有人來幫助我的。

我吸了一大口氣。我手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嚇怕牠們。那麼跑掉的話，牠們會追來嗎？會追來吧，而且我不會跑得比牠們快。追上我的話，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……如果我大叫可以嗎？可以嚇怕牠們吧。

「呀！——」

我一出聲音，微弱得像蚊子般。沙啞的喉嚨發不出巨大的聲浪，我仍緊抓著褲子，褲子濕了一塊。猴子靜了數秒，又持續向我叫囂，大大小小的身軀，大大小小的聲音，攻擊著我的腦袋。我走前一步時，牠們的聲浪更大，退後踏一步，不知道是地上的沙石，還是雙腿無力，我跌坐在地上，抬頭望著牠們。

那些猴子又靜了幾秒。突然間，我好像一粒沙子，即將被風吹去，被猴踏去，被雨洗去。我的屁股疼痛著。那股痛使我無力站起來，只能坐到疼痛消失，牠們不會扶起我的。但牠們停止了叫罵，默默注視著坐在地上我。

哥哥眼睛空洞盯著電視機，散發著一股病懨的氣味，臉色是蒼白的。

「乞嚏！——」

「你不要再看電視了，去睡吧。病的人需要休息。」

「不用，我已經睡了一整天，腰骨酸痛，想坐一下。」

哥哥凝視牆上的掛鐘，嘆氣：「本來我約了人。」我一起望著那個時鐘，看著秒針像兔子般跑，問哥哥：「為什麼你總愛晚上才活動？」

「精彩的晚上才是我的世界。」我卻看見這晚的精彩和哥哥無關了。

「晚上不是用來休息嗎？」

「因為你還小，不懂晚上的精彩。」

「早上也很精彩！這個星期日我們會去遠足，你要來嗎？」

「我是生病無法出去，悶得跟你討論早上還是晚上好。但遠足是你和爸爸才喜歡的，不包括我。」

「你說遠足？」

「對呀，偉文說的。我看見你買這麼多麵包，以為準備遠足吃的。」

「你不知道嗎？」

「知，我知道……」

媽媽的眼神轉向我，笑著，看來不是在笑。她拉著我進房間，笑容消逝在關門那一刻。

「丁偉文，我們什麼時候說好去遠足的？」

「我上次和你說過。」

「我……只是說考慮一下。而且你的英文拼音課怎麼辦？難道不去嗎？學費很貴的，你知道嗎！」

「你根本就沒真的考慮過。」

「我不管，你今個星期天要去上英文拼音！」

「我寧願你真的不管我。」

我把地圖、指南針、急救包放進上學的書包。這夜的晚飯沒有吃，晚上沒有睡去。哥哥說精彩的晚上，我卻只聽見寒風呼呼的吹，零星的車輛駛過的聲音，一地的冷與暮色。哥哥他騙我，他們都在騙我、所有人都在騙我。

眼淚掉過不停，明明我不感到悲傷，我是多麼渴望能夠前來山林，不是嗎？淚水充滿了眼眶，連眼前的猴子也看不清，像消失似的。

「你怎麼惹到牠們了？」

突然耳邊傳來聲音，我昂首才發現是米粒雀。牠目光明亮得像可以刺穿我的瞳孔。

「我做錯了什麼？為什麼要這樣對我？」我用盡力氣呼喊。

「當初便跟你說了，這裡不是遊樂場。」米粒雀搖頭，語氣像我的媽媽。牠是我的母親嗎？是她派來的吧。看著看著，媽媽的倒影映在米粒雀的面上。那句話在我胸腔裡爆發出來，手有些震顫，胸膛起伏很大。

「我……我知道我不是來玩的。」

「知道？你知道大自然是個怎樣的地方嗎？這裡不是你一個小孩子來的。」

「我長大了，我已是中一生了！」

「仍是個小孩，不是嗎？」

對的，我是成人嗎？說來不是……我知道大自然是怎樣的嗎？我當初只覺得學校與家裡都是沉悶才來這裡。不對嗎？難道我不應該來這裡嗎？未滿十八歲不能在森林裡生活的嗎？眼前的米粒雀變身成一整個宇宙和我對峙著，浩瀚得令人說不出話。

只是，我還是想嘗試……哭到沒有力，卻感到不害怕了。我慢慢站起來，揉揉屁股，已經不太痛了。只是雙腿有些麻痺。我一步步退後到猴子的旁邊，望向牠們。

「我只是經過，不是有意佔領你們的地盤。」

牠們出奇地靜下來，我慢慢從旁邊的一條縫隙般的小路走過。走得很慢，每一秒鐘就像一年般的漫長。我從牠們經過以後，便頭也不回離開。我已經不會從牠們瞳孔裡看到我。我的步伐漸漸加快，終於呼一口氣。我露出一個笑容也不自覺。

走了好一會兒後，感到奇怪，就算是平日也不會一個人也沒有吧？走到一半時，我才發現這個問題。四野無人，空洞的風聲呼呼吹過，灌進耳朵裡成為了一首激烈的樂章。雲層厚重地晾在天空，像一件濕淋淋的衣服。一點陽光也穿不進。這樣的天氣差透了……

「爸爸，現在怎麼辦？」

「先不要聊天了，專心看路，快點離開。」

我搖頭，大步大步的，就像大人的步調，地下的沙石都被我看得一清二楚，哪塊石塊比較大，哪一邊比較多枯葉。路途的風景變成了泥黃色的沙石，褐色的木頭，兩旁的風景都被我們拋在身後，就大步大步離開了山林裡。

上了車，雨水傾盤而下，不停拷打車廂，雲層激烈地擰盡自己身上的水分。天色昏暗得必須開前車燈才看得清前路，不過是黃昏時分，天暗得像世界的光都消失了。

嘩啦嘩啦……

雨水一直都沒有停止。

全身濕透像泡在水了一天，書包裡的東西也濕漉漉的。樹林中沒有遮蔽的地方，站在樹下，雨水胡亂地隨著樹葉甩在我身上。泥土濕得像是下陷，把我的鞋子咬得死死的，濕潤的空氣讓風變得更冷，鑽往身上每一吋的肌膚。我還是只能站在樹上，這裡沒有山洞，沒有屋簷，沒有瓦片遮去半點的雨絲。我蹲下來，抱著背包，再滲進水的話，指南針不能用，食物不能吃。細長的灰線，沿著緩緩隨山勢流盡，或被泥土吸收。

米粒雀的身影赫然映入眼簾，我以為離開了的牠，卻站在我腳前。一身濕掉的羽毛有些令人發笑，洗刷了一點囂張。我的眼淚沾上了一點喜悅。

「前面有一個山洞，進裡面避雨吧。」米粒雀成為我的明燈，在灰濛中帶來一

點光。越灰暗，那點光便越亮。牠輕輕拍翼，為我引領方向。原來叢林後有著一個不見天日的山洞。但我只看見高不見天的樹林，只好一直讓雨水拍打我。米粒雀好像故意飛得慢一點，低一點，好讓我跟得上牠。

「謝謝。」

「這好像是第一次從人的口中聽見道謝的話呢。」

三

山洞裡總算不怕雨的來襲。我和米粒雀站在洞口，同樣期待雨的退去。肚裡傳來陣陣叫聲，我醒覺已經一整天沒吃過東西。從濕淋淋的書包裡拿出濕淋淋的食物盒。萬幸是麵包還不算濕得發霉，仍可放進口的。

「你能吃麵包嗎？」我不知道動物能吃什麼，吃進麵包會死去嗎？

「住在城市的我，什麼都吃過了。我的朋友吃進人類的食物後，吃不回蟲子了。」體型細小的米粒雀，低聲說著時卻像是駝著背的老人，聲音飄到山洞的深處，回音了一趟。

在街頭，誰人拋了一堆米，鳥兒飛前，圍著吃那天的「大餐」。街尾，仍有一些殘餘食物與醬汁的紙袋在半空飄起。鳥兒聞到食物的氣味，又爭先恐後用餐。紙袋吃過兩口，滿口紙糊，細意叨去可以吃的。

「什麼是可以吃的？不知道，總要試過一兩口。」米粒雀出生時便和人類同居。

我把麵包撕了一截，放到牠面前。米粒雀低頭淺淺吃一口麵包。牠繼續一口接一口吃著。或許牠已嚐過白麵包是什麼味道，卻是第一次吃著混雜草味，雨水和人的味氣吧。一塊麵包，一人一鳥。多麼新奇的配搭呢。這塊麵包有些濕掉，難食得可以。

雜草般的頭髮，不用想也知道兩個深沉的黑眼圈掛在眼皮下，哭腫的雙眼，走了一天的汗流浹背，加上雨水的氣味應該是比臭豆腐還要厲害的。我能從地上的倒影看出我這個狼狽的樣子。卻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「放心，比你醜的人我見得多了。」米粒雀安慰我說著，看來牠真的能知道我在想什麼。「但你這個樣子真的也不好看。」誰料，牠對我落井下石多一下。

「哼，你的樣子也好不了我多少！」

「我們不在乎好不好看，生存比較重要。」牠好像有許多故事等待要說著。

「但對鳥兒來說，我外型確實不錯。」米粒雀沒有表情，但我能感到牠的沾沾自喜。

「不包括這時候，醜得很！」我笑道。

雨聲變輕，不遠處的景物變得清晰，遠處有一張椅子，讓走了半天的我可以歇一會兒。濕透的混凝土椅子更是冷冰冰的。一股寒意從屁股直竄上來，忍不住

抱著雙臂，打了個哆嗦。但這張椅子來得合時，屈曲多時的雙腿可以舒展著，麻痺感漸漸褪去，雨也停了。

我把可以脫的衣物都除去，擰出水，加快乾的速度。濕著身子，很容易感冒的，這句話一直在我腦海裡。原來夜晚的大自然是這樣的寒冷，風像一根根的箭，刺進骨頭裡，麻痺不已。尤其我躺在冷冰冰的椅子上。如果眼前有浴缸和熱水便好了。把頭泡進去，什麼都不用想。熱氣包圍我，驅去我的倦意。然而，又一陣風吹過。晚上沒有燈光，四周都是黑麻麻的。陪我一整夜的是蟲鳴、風聲與月色，還有米粒雀。牠站在樹丫上休息。我把頭昂得極高才能看到牠。遇到危險時，牠會像個保衛般提醒我、保護我嗎？

我不時抬頭看牠仍在不在。卻沒有問牠為什麼留下，亦沒有問牠什麼時候離開。我希望在離開山林之前，牠能一直陪伴我。甚至回到學校時，我希望可以繼續見到牠。我仍想問牠平時睡在哪裡，做些什麼，想牠陪陪我……這樣路不會太黑，太難走，太害怕。只是我不敢問。牠離開只須拍拍雙翼，我還得要走上千里的路。

風呼呼的吹過，我縮成一團，不禁顫抖。黑夜的山野不好過。這裡是動物的家，不是我的。有些動物的眼睛可以看清夜間一切，我不能。眼前的路幾乎看不清。只有一枝電筒為我當晚上的眼珠。這顆眼珠只能輕輕看清前方的路，像微微睜開眼，狹窄得像一條縫。

閉上雙眼時，所有聲音都被我放大。旁邊的草堆有聲音吧！沒有錯的，是晚上出來覓食的野豬。在我睡去時，經過我身邊。牠們總是一群群出動。大野豬體型比我還要大。我們對視時怎麼辦？不要緊，像下午和猴子對峙那樣吧。牠望了望我，我會一臉漠然，退後了幾步，撇開不看牠，就像我對牠一點興趣都沒有。牠便會在我面前靜靜地走過。畢竟牠也已經看過許多人類，加我一個不多。大野豬旁邊有幾隻小的。緊緊跟隨著大野豬，一同在附近踱步，低頭找食物。牠們什麼都吃，我祈求牠們不會把我吃下肚。

睡在家裡的床上，好像會睡得舒服點。除了野豬，我會遇上什麼？一隻蚊子在我身邊飛過，有毒的嗎？牠或會飛來咬我一口。旁邊的草叢還有一點窸窣窸窣的聲音，應該是蛇來的。牠會在草裡游走，左轉右拐，轉了許多個圈子，直到遇見獵物或者冬眠之時。會有獅子嗎？不對的，獅子在香港已經消失不見了。如果從我身邊走過的話，聲音應該很大，不像蛇那般低調，一身威嚴的毛色如戰衣，披上以後，所向無敵。皇者姿態般嚇怕地上的動物、樹上的鳥。米粒雀也會被牠嚇飛吧。動靜這麼大，我定能聽見。森林裡的動物一一在我眼前走過，斑馬、長頸鹿、狼、狐狸……優雅的、霸氣的、群體的。寬闊的伸展臺上

演一場大型的表演。

睜開雙眼，夜晚仍未過去。天空佈滿燦爛的星星，彷彿就在我面前爆發出來，載著一個又一個的世界，無數個星球向我眨眼。美得想叫人拍下照來，只是我沒有帶手機出來。手機……媽媽會想打電話找我嗎？他會找得到我嗎？我就如這刻的星空其中一顆星星。我也渴望成為一顆閃耀的星星啊！我多想你能看見我。在銀河裡，亮得如太陽，亮得讓他感到快樂。只是繁星如河，我是暗淡的。他們不會找到我的。

「偉文，Miss Chan 讚你拉小提琴有進步，說你有天分，我打算遲點讓你參加比賽。」媽媽笑了，她眯著眼睛，對著我說。我忘記上一次看見她那樣笑著是什麼時候了。

「媽咪，他最近已經很忙，如果還要參加比賽，兼顧不了學業呀。」哥哥為我說話。

「怕什麼，現在他有補習呢。如果不參加些比賽，很吃虧的。」

「他現在才中一生，這些都太早了吧。」

「現在已經遲了……」

小提琴比賽宣佈結果時，媽媽的臉暗淡下來。她拿好了相機，正等待我上台拿獎項的一刻。但這刻不會有的，我輸了。我拉著小提琴時，四方的射燈照在我臉上，我雙手在發抖，拉出來的聲音也跟著發抖，難聽極了。台上的燈終熄滅。那次比賽好像讓許多東西都熄滅了。媽媽再沒有讓我學小提琴。她說老師說話不可信。

天漸亮時，米粒雀叫過不停。聲音尖銳而響亮，把整個天空掀起似的。我艱難地睜開眼睛，卻不能按停這個「鬧鐘」。我知道我該起床，但眼皮仍然頑強地垂下來。疲倦仍未退去，有些怒火在肚裡，米粒雀，你能否停下叫聲……

「啊！——」鼓了一肚子起床氣，煩躁地大叫了聲。「米粒雀，你可不可以細聲一點呀？」

「你沒有看見眼前的漂亮女子？我怎能停下來！」米粒雀自信滿盈，半分也不讓我。明明是一隻麻雀，為什麼氣焰像一座大火山。

「可是擾人睡眠是多麼的不應該！」我忍不住向米粒雀發脾氣。「我……」想說下去時，眼睛終於看得清楚前方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太陽出來。我從來沒有在山裡看日出。太陽已經從山裡蹦出來，帶著刺眼的光線，前一天的雨都被曬乾了，甚至半點寒意都沒有。我感受到大地的生長，旁邊的草比前一天長了一點，地上冒了一棵小苗，大樹也高了吧，雖然我看不

見。深深呼一口氣，我感受到旁邊的植物跟著我一起呼吸。還有地上的爬蟲，空中的蝴蝶、蜜蜂。牠們不會視我為朋友，我卻那一剎覺得牠們是我朋友。氣息裡是牠呼過的，或是牠吸過的。

米粒雀拍拍翼：「我要走了。」我回頭看著牠，短暫而特別的友人要與我說再見了。

「學校附近的樹越來越少，我可能要搬家了。」米粒雀和我道別時，我一直凝視著牠，命自己盡可能不要眨眼，我想記著這個時刻。

「你會回來的嗎？」拍拍翅膀便能移動，像隨時搭著一架飛機，不是嗎？來看看我應該不是件難事吧？會回來吧。

「不知道呢。」米粒雀的體型縮小得像一粒米，看不見剛剛自信滿滿的樣子。

「我會想你的。」我第一次把真心話坦承說出。以往，我害怕表達自己，總怕別人不喜歡自己。這次我亦害怕米粒雀不喜歡我。但我害怕牠一旦飛走，我便沒有機會說出。牠沒有電話，我不能給牠電話；牠沒有住宅地址，我不能寄信。

白色羽毛在和暖的日光下變得動人，一根一根的羽毛清晰可見。米粒雀拍翼時，在空中起舞。閃亮的雪白融入天際中，牠沒有回頭。我猛然覺得米粒雀是隻特別的麻雀。就是因為牠這樣特別，我才可以與牠談話。牠是被挑選的，我也是被挑選的。我也沒有回頭。

此時，我的雙腿傳來酸痛的感覺，拖著臭烘烘的身體回到熟悉的地方。道歉吧，我想我要和母親道歉的。我顫巍地推開大門，探頭看家裡有沒有人。第一次這樣小心翼翼回家，大門的木的氣味撲進鼻裡。門後有人嗎？有人正等待我回來嗎？那是我想回去的地方嗎？一道光線在夾縫裡散開，把我包裹著。

參考資料

一、專著

1. 三浦紫苑《哪啊哪啊～神去村》（台北：新經典文化，2011年）
2. 吳明益：《複眼人》（台北：夏日出版，2011年）
3. 楊·馬泰爾(Yann Martel)著，趙丕慧譯：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（台北：皇冠出版社，2012年）
4. 葉曉文：《尋它：香港原生植物手札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局，2014年）
5. 葉曉文：《尋牠：香港野外動物手札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局，2017年）
6. 劉克襄：《四分之三的香港，行山。穿村。遇見風水林》（台北：遠流出版，2014年）
7. 劉克襄：《虎地貓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2016年）

二、報章

1. 李佩雯：〈綠色生活：麻雀總有一隻在左近〉，《明報》，2016年04月17日
2. 〈遊人踐躡「草島」 塔門牛食包吞袋 義工送草〉，《明報》，2021年2月14日

三、電影及錄影帶

1. 李安、吉爾·內特、戴維·沃馬克（監製）、李安（導演）（2012）：
《少年Pi的奇幻漂流》，〔DVD影片〕，美國：二十世紀福斯電影公司